

Hot-Blood Series

008

铁血 文库

宋毅◎主编

可汗的战争

——噶尔丹与康熙草原征战记

卡努杜斯悲歌

——南美第一强国的农民战争

圣地十字军的末日

——从哈丁会战至阿卡沦陷

被折断的上帝之鞭

——沙隆会战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铁血文库

— *HOT-BLOOD SERIES* —

008

宋毅◎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血文库. 008 / 宋毅主编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387-5262-5

I. ①铁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战争史—世界 IV. ①E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33329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责任编辑 方伟
助理编辑 胡军
装帧设计 孙利
排版制作 尹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铁血文库 008

宋毅 主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[weibo.com / tlapress](http://weibo.com/tlapress)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29千字 印张 / 12.5

版次 /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/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9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内容简介

1896年，在巴西巴伊亚州腹地的卡努杜斯，3万名几乎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，在“劝世者”安东尼奥·孔萨尔埃罗的率领下揭竿而起，与武装到牙齿的官军展开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激烈战争。他们在战斗中成长，他们在战斗中牺牲，他们在战斗中骄傲地挺起不屈脊梁。百年过后，发起讨伐的达官贵人早已被人遗忘，唯有拼死一搏的起义者们，世代代扎根于腹地居民的心坎之上……《卡努杜斯悲歌——南美第一强国的农民战争》就讲述了这群反抗到底的起义者的故事。

《被折断的上帝之鞭——沙隆会战》讲述了公元451年在沙隆爆发的以匈奴军队与西罗马军队为主的会战。此战堪称改变欧洲命运的关键一战，有“上帝之鞭”之称的阿提拉挥军直指高卢，“最后的罗马人”力挽狂澜，使得阿提拉铩羽而归，欧洲基督教文明免于被毁灭的命运。

17世纪80年代，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分别崛起两个伟大的君主——康熙大帝（又称博格达汗）和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。《可汗的战争——噶尔丹与康熙草原征战记》描述了二人为争夺对蒙古高原的控制权，先后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争。这期间，既不乏双方健儿的奋勇搏杀，更有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。噶尔丹以两万骑兵先在乌尔会河大败清军，继而在乌兰布通与10万清军主力打成平手，最终敌不过清朝倾举国之力来袭，在昭莫多一战中精锐尽丧。

波澜壮阔的圣地十字军东征绵延两个世纪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1世纪末建立的十字军诸国一方面给中东人民带来铁与火的创痛，另一方面也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、贸易的纽带。然而月盈则亏，随着一代枭雄萨拉丁的崛起，十字军国家缓缓走向了末路。哈丁会战的惨败为耶路撒冷王国敲响了一记丧钟，尽管狮心王理查力挽狂澜，为十字军王国保住了半壁江山，但拉丁人依然丧失了往日的锐气。蒙古人的入侵和马穆鲁克的兴起让十字军诸国千疮百孔，终于，1291年阿卡的陷落宣告了十字军时代的结束。《圣地十字军的末日——从哈丁会战至阿卡沦陷》就讲述了这段历史。

主编简介

宋毅：《铁血文库》系列 MOOK 主编，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上海作协会员，著名历史、军事作家，曾获《现代兵器》杂志 2009 年度优秀作者一等奖等荣誉。出版有《战争特典：隋唐英雄》《壬辰 1592：决战朝鲜》《祖先的铁拳：历代御外战争史》等多部畅销历史、军事著作。



宋毅战争史官方微信平台
仅需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！
QQ 群：123520160
投稿 QQ：24621756
投稿邮箱：24621756@qq.com

CONTENTS

目录

卡努杜斯悲歌

——南美第一强国的农民战争 001

被折断的上帝之鞭

——沙龙会战 069

可汗的战争

——噶尔丹与康熙草原征战记 087

圣地十字军的末日

——从哈丁会战至阿卡沦陷 127



卡努杜斯悲歌

——南美第一强国的农民战争



作者：张宏轩

引子

我今天所讲的故事，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，一个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不陌生的年代。在远东，北洋水师仅凭将士的热情与人员素质迎战吨位、火力、后勤全面占优的日本联合舰队，光荣惜败，甲午战争的结局随之奠定；在西欧，饱含屈辱的法国立志收复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土，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同时也拉开帷幕，老牌列强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，全面冲突显然已经不可避免；而在美洲，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将刀叉移向加勒比海，这个经历惨烈内战浴火重生的强大工业国，既有信心也有能力吃下西班牙帝国的最后一点遗产，让这个古老的殖民帝国彻底沦落。美国是新大陆的明星，正在迎接来自旧大陆各个角落的目光。唯有南方那个面积相近、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的巴西，相较之下有一些黯然失色。这个以咖啡与桑巴闻名于世的农业大国，此刻却连自家里那点家务事，都还远远没有梳理清楚。

一、暴风眼中的南美第一强国

19世纪90年代，巴西正经历着自建国以来最为剧烈的内部变革，整个国家就像一壶煮沸的咖啡，蒸汽滚滚，浪花欢腾，白亮水泡咕嘟咕嘟毫无停顿地向上翻涌。这个国家看上去确是热闹非凡，但在沸腾逼人的表象之下，依然蛰伏着那些被有意无意留下来的种种残渣。

最早的残渣甚至可以追溯到1822年。在那一年，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王子、巴西摄政王佩德罗顺应时势，抓住民族自决思潮席卷南美各殖民地这一有利机会，果断动手驱逐葡萄牙驻军，宣布巴西正式独立。这场豪赌收获颇丰，原本的佩德罗王子摇身一变，正式成为了巴西帝国皇帝佩德罗一世陛下，原地平升二级；大庄园主、种植园主和贵族爵爷不仅旧有财产与政治权力不受影响，更因从龙之功荣获新赏，不禁弹冠相庆。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在古老的大陆，里约热内卢在耶稣山的俯瞰下成为了崭新的首都。尽管有些联邦党和共和主义者在议会里吵吵嚷嚷，甚至试图通过一部限制皇帝权力与旧葡萄牙官僚被选举人的宪法，但精明的佩德罗一世旋即解散议会，流放首相，让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再也无法阻挡崭新帝国的脚步。

可这位陛下忘了一件事，如果使不了绊子，不自量力的家伙还可以直接抡棍抽他的

腿。“赤道邦联叛乱”“破衫汉战争”“马腊尼昂市民起义”，巴西帝国从成立之日起，可以说没有一天安稳统治的日子。试图扩大自治权的各州豪强心怀不满，与过去一样饱受压迫的雇工和小农心怀不满，充满理想的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心怀不满，从非洲家乡被贩卖而来的黑人奴隶更是绝对心怀不满……佩德罗一世皇帝最重要的精力，就这样全部放在了镇压叛乱与强化中央集权上，并且最终被迫下野，携妻赴欧洲长途旅游。



◎ 充满自信与得意的佩德罗一世

继任皇帝是他的儿子，佩德罗二世。为求国内稳定，这位新帝在能力所及范围内试遍了可用的各种方法：与议会妥协，缓和政治危机；引入英国资本，大力发展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种植；限制奴隶制，强化道路建设，让更多的人可以自由流动，等等。这些措施成功延长了巴西帝国的寿命，但归根究底仍是小打小闹的改良，与洋务派在清廷内部从事的那些裱糊一样，无法触及根本。

面对重重的内部矛盾，皇帝陛下就像古往今来无数的统治者同道那样，选择了对外诉诸武力。1864年至1870年，巴西、阿根廷两强联手，捎带乌拉圭一起组成三国同盟，对悍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、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巴拉圭发动惩戒战争。为制服这个人口仅50万的小小的国家，三国同盟耗费整整7年时间，付出了多达十余万人的巨大伤亡代价。但胜利依然是胜利，征服者的辉煌仍使佩德罗二世陛下扬眉吐气，威望在国内一时如日中天。“‘高尚者’佩德罗二世陛下万岁！”各阶层的人们振臂高呼，沉醉在如昙花般美丽的爱国热情之中。



◎ 议会中的佩德罗二世

不过，战争给巴西带来的，可远不止君主头顶上那层光环。无论古代、现代或是未来，任何军队都离不开后勤的支持，它就像一只贪婪的饕餮，大口吞噬着成吨的军需物资。为满足前线对

弹药、粮秣、被服、马具、卫生用品的需要，巴西本土工业开足马力生产。因此，巴西工业在7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。为将这些急需的后勤补给送上前线，巴西国内大兴基建，铁路里程在7年间增长数倍……有了充足的军需供应，军队便有了在敌方领土扎根的基础。但想要彻彻底底地制服敌人，军队还需要另外两样不可或缺的条件：不致误事的指挥效率和广大民众的支持。

为达成第一点，指挥官们渴望对部下如臂使指，尽可能地避免贻误战机；为达成第二点，新闻媒体渴望对战况了解实时，用翔实文字牢牢抓住读者的眼球。迫切的现实需求逼迫技术做出改进，有线电报开始在巴西各州迅速拓展。前线的战况、首都的逸闻、带有神秘感的各色谣言，以往需要辗转几个月才能传过来的，如今却是地点与日期齐备，有时还会有准确（至少看上去像是准确）的配图新闻报道。

巴西社会开始了不可逆转的改变。资本家的钱囊迅速鼓胀，新贵们第一次有了足够实力，开始在各州议会与帝国议会提出自己的主张；英国资本的渗透随着铁路建设愈加增强，维多利亚女皇开始对帝国的内政外交施加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闻刊物，令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数量成倍增长，使他们发出的声音更为洪亮。原有的矛盾随之放大，崭新的冲突不断产生，“高尚者”佩德罗二世很快发现，国内的反对声在沉寂片刻后，竟然以数倍的规模卷土重来，堪比雨季的亚马孙洪峰。

知识分子们鼓吹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式思潮，左、中、右三翼今天斗得不亦乐乎，明天又一致枪头对外，在街头演讲中把皇室骂得狗血淋头；新兴资产阶级在议会中



◎ 1888年的伊莎贝拉公主（42岁）

气势汹汹，指责皇帝陛下给予了外国投资者太多优惠，要求更多的工人、更便宜的原料、更广泛的贸易保护；至于大捷之后的军队，那更是一刻不停地鼓噪，任何裁减军费的打算，对他们来说都是太岁头顶直接开刀……

皇帝陛下很快就处于了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反对者们要的不是改良，而是彻底改变游戏规则，想要重新分蛋糕。病急乱投医的佩德罗二世别无他法，只能费尽心思在国内外搜罗支持力量。为此不惜假女儿伊莎贝拉公主之手，在1888年5月13日敦促议会表决通过法律，彻底废除国内延续数百年的黑人奴隶制，向古老的传统体制击出重重一拳。

这位皇帝陛下向全世界展示出一名高尚者的伟大魄力，但也惹恼了帝制一直以来的追随者。对那些长久以来享受奴隶免费劳动的大庄园主、种植园主及贵族爵爷们来说，动他们的财产比动他们的性命更为严重。解放奴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和巴西平民的交口称赞，就连知识分子也为伊莎贝拉公主欢呼，但皇室却在各统治阶层中陷入空前孤立，并且根本没有机会把美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支持了。早已心怀不满的军队敏锐地抓住时机，高层将领迅速串联通气，推举德奥多罗·达·丰塞卡与弗洛里亚诺·阿劳霍·佩绍托两位元帅为首领，在佩德罗二世最缺乏盟友的 1889 年发动军事政变，一举控制议会，改元共和。

巴西帝国就此覆灭，整个皇室流亡欧洲。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，这块辽阔土地的统治者变成了联邦制的巴西第一共和国，一个国旗照搬美利坚，军服模仿法兰西，左民主、右自由，平等、博爱张扬在胸前的国家。不仅国际社会一时有些不太适应，就连巴西国内也是议论纷纷，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军队的突然发难表示愕然，认为军队独裁代替皇帝独裁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，证据便是丰塞卡、弗洛里亚诺两位元帅轮流坐庄，相继成为了共和国的第一任与第二任总统……



◎ 巴西第一共和国国旗

围绕权力的分配，平民议员、地方政客与军队发生了激烈斗争。议员们发动新闻媒体，针对军队的任何一点错漏口诛笔伐，丘八们则对此置之不理，坚决用铁腕镇压一切地方骚动。“在这个阶段，唯有军队的独裁才能保护共和，才能保证祖国的繁荣。”弗洛里亚诺元帅的忠实助手，陆军上校安东尼奥·莫莱拉·西塞（Antônio Moreira César，César 即恺撒的葡萄牙语变体）如此声称。他以狠辣的手腕将卡泰里纳叛乱平定，不留一个活口。事后，面对要求给个说法的鼎沸舆论，面对里约热内卢措辞严厉的质询，这位帝国时期曾在大街上亲手刺杀对军队不恭记者的上校，回复电报仅仅只有短短三个字：“用不着。”

这样的态度显然不能令平民政治家们满意，政治争斗于是继续，哪怕是首位平民总统莫拉伊斯的当选，也只是令双方的矛盾稍稍有所缓和。与此同时，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间关于经济的纠纷也愈加紧张，资本家们要求更进一步地分割庄园，清理佃农，掌握更多人力资源为己所用，同时制定更向自己倾斜的商业政策，而庄园主老爷们不肯再从口袋里多掏一个瑞斯。更加微妙的是，这两个阵营还都是军民混杂。面对如此混乱的政经形势，面对从中央到地方无休止的争吵，共和国政府的高层官僚们可谓焦头烂额，他们是如此忙

碌，如此鞠躬尽瘁，以至于没人还有精力去管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，例如城市之外那广袤土地上寻常百姓的民生。

二、贫瘠的腹地，贫穷的人民



◎ 红色区域即巴伊亚州

尽管里约热内卢的咖啡壶烧得快要爆炸，但这些上流社会的争吵，似乎并没怎么影响远离首都的巴伊亚州。这里位于巴西高原东北角，平均海拔下降到300至400米，见不到巍峨的高山，亦少有肥沃的平原，热带草原气候使这里的年降水量不到500毫米，季节也仅仅剩下单调的干湿两季。每年的4月到8月，珍贵的降雨会为大地短暂铺上绿色绒毯，灌木与野草四处蔓延，仙人掌挺直饱满的躯干，分叉的河谷洪流奔涌，反射出破碎而湿润的柔和粼光……

但在一年里另外的一半时间，巴西内陆的这块腹地，却完全呈现出一种代表炎热的赤红。烈日当头，空气沉滞，退化的草皮暴露出底下土丘，随风卷起阵阵尘砂；岩石剥落，流水萎靡，升腾的热浪拿捏着地表景象，令那些紧贴地面、粗重喘气的各色生物更显怪异。

这里有着成片的卡汀珈——对荒凉草原上树林的统称。但这所谓的树林，足以让任何一个来自北半球的旅行者目瞪口呆，汗流浹背地挠着头顶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落脚。这里没有大叶的榆树，也没有秀美的柳树，只有各种各样最多长到两人多高、名称古怪的异国树种：在茎里蓄满水的马坎比拉树，把根扎到惊人深度的卡朱依树，有着伸长叶子的法维拉树，果实酸甜的契克契克树……在干季，所有这些树的枝干都呈现出同样的扭曲，蜿蜒伸长的枝条被阳光烤得苍白发亮，仿佛一根根被吃光啃净的兽骨，又被挂上了密密麻麻、比刺猬还要茂盛的棘刺。响尾蛇与蜥蜴穿行其间，啾啾的吐舌声早已融入背景。

这里无法支持远东那种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，围绕各个庄园、村镇，人们只能种植一些耐旱的玉米，绝大部分的生计都要依靠畜牧。屋前屋后，可以喂鸡，村落左近，可以放羊。广阔平坦的腹地高原虽然贫瘠，但环绕着河谷、道路与卡汀珈，总能找到草丛与水



◎ 不变的卡汀珈与赤红色热土



◎ 干季的卡汀珈

井，供给牛群足够的食料与饮水，让它们从哞哞叫的欢快小犊，慢慢成长为膘肥体壮、能用肉奶回报主人的合格牲口。

因此，腹地居民的主业便是牧牛。他们并非在里约热内卢、萨尔瓦多这类大城市聚



◎ 卡汀珈边缘的牧牛人

居的欧洲移民与土生白人，除少量土著居民卡波克洛人（即印第安人）外，大部分都是族名拗口的混血种人：莫拉托人（黑白混血）、库里包加人（白印混血）、卡夫索人（黑印混血），以及由上述三个族群更进一步混血而成的其他族群。他们不会跳优雅交际舞，也不懂波尔多与勃艮第的红酒有何区别，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更是茫然无知。他们在

家中接生，在小教堂接受洗礼，又在小教堂与同居伴侣成婚，一辈子也许不识一个大字。每当太阳初升，他们便会穿上防御卡汀珈棘刺的坚硬皮衣，头顶用于遮阳的宽檐皮帽，骑着温顺的马匹开始放牧牛群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在马鞍上晃晃悠悠，紧眯双眼，仿佛随时有可能睡着，可一旦有牛只离群，这些腹地牧人便会闪电般地睁开双眼迅疾出击，在牛群奔至危险的卡汀珈深处之前，用尖头棍准确地刺戳，将这些茫然的生灵重新引回正途。

他们当中有单干的自耕农、货郎与商人，以及在大宅中为老爷们提供服务的男仆女婢，但大部分腹地居民都是世代代为某一庄园效力的佃客。依据古老的习惯法，每四头出生的小牛中有一头属于佃户，剩下的三头则要交给主人，其他收获大体如此。他们不是南方潘帕斯草原上那



◎ 身穿传统服装的腹地牧牛人

些桀骜不驯、衣着华丽的高乔人，在通常年景，庄园主和贵族爵爷们根本用不着雇人催债收租——实际上，很多主人压根儿就没和佃客们打过照面。不需要命令，不需要监督，腹地人会忠实地遵从古老习俗，为属于自己的那头小牛打上独特烙印，而将剩下的按时送去庄园。有时还会请教士帮忙写信，将一年来牧场上发生的每一件事，详细地汇报给“我亲爱的主人”，虽然对方不见得会屈尊开封。年复一年，风雨不变，直至那每32年一次准时降临的全州大旱。

有人说，是封闭的内陆环境造成了这种旱灾。还有人说，大西洋的洋流与北方的雨林同样负有责任。起初，只是第一场降雨没有按时到来，人们纷纷自我安慰，这只是上帝偶然的考验，与往年并无差别。但下一月无雨，下下一月依然无雨，直到整个雨季结束，滚烫的腹地仍是滴水未落。

河流与小溪一条接一条慢慢干涸，本就面积不大的各个湖泊随之水位下降，直至见底，暴露出古老年间牛群走出的串串足迹。鱼蛙在残存的烂泥中绝望扑腾，直至最后气绝，腐败的气息引来乌云般的成片蚊蝇；口渴的牲畜钻进枯干河道，在烂肉之间徒劳地拱顶翻找，带血的涎液沿着唇舌蔓延，旋又被灼热的喘息蒸发个底掉。



◎ 腹地旱灾

烈日炙烤低矮的群阜，将这些石包化作悄无声息的赤红火炉。石块崩裂，顺着缓坡成群滚下，掀起的黄雾竟比山高。在这无风的炎热时日，往往过上一整个弥撒的时间，尘土才会慢慢飘进不远处的村镇，扑向牧人们布满沟壑的铜红色面庞。

大旱往往会持续整整一年，任何努力似乎都是徒劳。望着绝收的庄稼地，望着因缺水少粮一头头倒毙的牛羊，整个腹地很快陷入惊慌。人们高举圣像，吟唱圣歌，在圣多山等本土天主教圣地举办大规模的宗教游行，心甘情愿地掏出口袋里最后一枚硬币，但这种虔诚通常并不会得到回应。大地开裂，细纹密如龟甲；牲畜气绝，干尸皱如侏儒。成群结队的响尾蛇逃离卡汀珈，沿着官道小路疯狂奔向两脚猿类的聚居地，试图获取这些危险生物藏起来的最后一点窖藏。

它们很快也加入到了人类的存粮当中，连同蚂蚁、草皮以及干瘪的蜥蜴。但也只能让

牧人们多维持几天。当主人允许自己保留的牲畜粮食最终耗尽，当供人饮用的水并接连告竭，社会的秩序终于崩溃了。人们开始哄抢商店，像保护至宝一样紧紧抱住哪怕一小袋面粉；人们开始聚众逃荒，赶出最后几头还能动弹的牛马，辅以人拉肩扛，哭泣着、抱怨着，整村涌向依然留有湿润的海边乞讨就食。

也有那类胆大包天之徒，他们留在家乡，留在腹地，头顶花里胡哨的草帽，腰插锋利弯曲的短刀，或掠庄园，或劫村庄，干起了在灾荒年景格外泛滥的没本钱勾当。强人的马队穿过尸骨遍布的道路、踏碎空无一人的废屋，野蛮的咆哮胜似狗吠，这些土匪与逃难队伍连日交火，同庄园保镖激烈枪战，黑火药烟云一直飘到了州城萨尔瓦多。直到此时，对大早束手无策的官府方才开始行动，大批的军警开始出动剿匪，砍下的各色人头就像腌咸鱼一样层层叠叠装进木桶，充分证明他们是多么的辛苦。当然，要让如此尽心除害、保道护庄的丘八白干，天理岂容？军警所到之处，庄园的支持、村镇的摊派、难民过卡时的孝敬，哪个能拖？哪个敢拖？

三、为腹地而生的“劝世者”

辛苦劳作——遭遇干旱——逃荒海边——返乡继续辛苦劳作，腹地人在这悲苦的循环中，艰难地继续自己的生活。他们虔诚地参与宗教仪式，虔诚地唱诵赞美诗篇，更在劳动之余虔诚地祈祷上苍，希望圣父圣子圣灵有朝一日能够听到自己话语，回答那个萦绕牧人心头数百年的问题：生活究竟为何会这样？解脱何时能够到来？

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修会的神父能准确回答。帝国官僚与共和国政客更是公务繁忙，无暇他顾。至于“亲爱的主人”们，他们偶尔会发发善心，收养几个孤儿，赏赐几个仆婢。至于给广大佃客提供心理咨询与物质安慰……在他们的字典里无此词条。游方艺人的表演能令牧人们一时欢笑，走村串镇的货郎偶尔带来几经转手的外界消息，可腹地人心灵上的空洞，仅靠这些完全无法填满。

就在这时，那个人出现了。谁也说不出口首次见到他的时间，也许是1874年或者更晚，谁也说不出口他的真实身份，就好像他是凭空而降，之前从未在人世生活过一般。他行走在宽敞的大道上，行走在隐秘的小路间，甚至在刺人的卡汀珈中与毒蛇猛兽并肩；他出现在城镇广场，出现在村头坊边，出现在匪患肆虐的山峰棱线，腰似石柱、沉默寡言。在众人惊诧的注视下，这位身披灰蓝长袍、脚登牛皮凉鞋的苦修士在短短数年间走遍了腹地每一个角落，极富特色的外表烙印在所有居民心间；钢丝一般坚硬的长发、怒熊也似的波

浪长髯，不知有多久未曾修剪；紧抿的薄唇锋利似刀，深陷的眼窝中仿佛有两团火焰熊熊燃烧，饱经风吹雨打的面孔黝黑坚毅，与老茧融为一体的脚趾硬如铁钢。所有这些，都令人想起经书中所记载的那类古代先知。很多迷信的善男信女开始猜测他的来历，在他踏入村庄时主动送上羊奶面饼，笨拙而口齿不清地试图得到祝福，但苦修士给予的回应，仅有冷峻而不容分说的拒绝。他从不乞讨，更不兜售万能灵药，施圣水治病之类的事情更是与其无缘；他径直向前，走向那些凄惨地躺在街巷角落、因预算问题不知被正规教会放弃多久的乡间教堂。毒虫在那里钻洞，鸟雀在那里搭窝，被风雨掀走的屋顶仿佛大张嘴巴的痴呆儿，堆积在朽烂地板上的沙尘能一直埋到脚踝窝，就连最调皮捣蛋的小孩子，没事也不愿意靠近。

然而苦修士走了进去。他埋首于坍塌经年的讲坛，跪倒在蛛网与尘土之间，整夜整日为村民的疏失向上帝忏悔。他清理多年积压的垃圾，搜集废旧木料与砖头瓦块，尽力令破败的教堂恢复生机，让倒塌的十字架重新在屋顶竖起。直到做完这些，他才会接受一些送来的饮食，才肯在众人的纷纷议论中，眯起眼睛短暂地席地小憩。云奔日行，夜幕降临，驱赶蚊虫的柴草照例在村头镇尾开始燃烧，但出现在广场正中的那个人影，却迥异于平日里任何一位教士与官长。

苦修士在众人的窃窃私语中站定，随后，便开始了通俗而又庄重的布道。他不对某段福音进行长篇大论的解读，或是对旧约某段文字进行翔实的历史考证，而是平平地射出矍铄目光，如流水般娓娓道出世间通行的道理，挖掘人们深藏心底的众多疑问：我们平时真的对好耶稣心存敬畏吗？我们所做的真的足够吗？我们令圣父圣子圣灵在人间的居所荒废，这样的事情居然可以接受吗？1900年即将到来，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去迎接阿米吉多顿，那注定必将到来的末日审判……

人们着迷于他的言语，胆怯地发出弱声询问，并为之前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惭愧。有编制的神父教士忧心忡忡，他们劝告自己教区的信徒不要误入邪路，指出未经神学院培训的任何人都无权讲道或是组织宗教仪式，有时还会当着苦修士面将这一点指出。可他们的做法只是徒劳，有时还会立时遭到回击，平日里那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在广场上被一翻到底。苦修士的步伐不但没有停止，身边的追随者反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牧人开始在他经过时鞠躬致意，乃至亲吻那双饱经风霜的大脚。“劝世者”，腹地人开始如此称呼苦修士，“好耶稣派下凡间的劝世者！”

善男信女们认为这位“劝世者”，这位莫拉托人安东尼奥·孔萨尔埃罗是行走凡间的先知。但实际上，他也是在巴伊亚州这块腹地上土生土长的众多普通人之一。根据流传

最广的说法，他的真名是安东尼奥·维生特·门台斯·马西埃尔，出生于1830年3月13日，籍贯基塞拉莫比姆镇。他的家族曾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族，但因为多年的血亲复仇，最终与对立家族同归于尽，仅剩他这一门。他的父亲维生特·门台斯·马西埃尔是个精明的会计，同时为几大庄园管账，但在1855年不幸去世，仅仅留下微薄的遗产。从那年起，安东尼奥就成了家里顶梁柱，他恪尽职责地将三个姐妹挨个嫁出，这才允许自己成家。他在邻近各镇频繁更换工作，出纳、秘书、法院办事员什么都干，就为有份薪水应付日常开销。

他尽心尽力对待生活，而生活却跟他开起了残酷的玩笑。三十岁那年，他还没有来得及生出子嗣，厌倦平淡生活的妻子却跟一个警官私奔离家，令他一直以来的努力顷刻化为泡影。丧魂落魄的安东尼奥冲出家门，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，还因情绪失控的缘故揍了一个亲戚，险些为此被抓进班房。一夜之间，家庭支离破碎，事业化为泡影，年轻的安东尼奥背负着警官的训斥，顶着熟人的指点，弯腰弓背消失在刺人的卡汀珈丛中，连续数年消失不见。

从古至今，有类似经历的人数不胜数。很多人的不幸还不如安东尼奥，就已经选择了自我了断或者报复社会。另一些人虽然苟延残喘，但精气神全被摧毁，后半辈子就自暴自弃地活在了烟酒等麻醉品中，瞪着满眼血丝枕着生活垃圾，从此再不能翻身。

但安东尼奥迈过了这个关口。他思考自己的霉运，思考家族的苦难，思考整个腹地的悲哀，从手头仅有的几本宗教册子当中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，找到了今后的道路。走进卡汀珈时，他是失去一切的安东尼奥，从树林钻出时，他已成为精神抖擞的新人。他开始不知疲倦地在故乡行走，放弃一切物质享受，甘心辛苦付出，感化更多的乡亲走上同道，形成一个颇有早期基督教遗风的、在互帮互助的同时尽力向外散布主张的团体。

当贵族老爷在庄园小楼里悠闲品酒时，“劝世者”和他的门徒正风沙无阻地整修破损教堂。当牧人们在大旱之年哭喊着逃难时，“劝世者”和他的门徒却在收埋路上碰见的倒卧尸首，为这些死者包裹全身、打制棺木，给予他们一个有尊严的葬礼。土匪横行、军警追逐，但“劝世者”却对这些拿枪的人视若尘芥，他以严厉的注视回应强人不善的目光，甚至在卡汀珈的夜间讲道中邀其同坐，对其残忍堕落的生活方式毫不留情地发出质问。

有些土匪狼吞一口狂笑离去，但也有好汉解下大枪，围拢在篝火周边凝神静听，吓得其他那些追随者惊惧失色。正如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一样，越是肆行杀戮之人，心中的空虚往往越大，往日他们选择的补偿方法是劫富济贫，或者在山谷中的无人教堂慷慨上供，而在今天，他们选择了放下屠刀，诚心追随那个震撼自己内心之人。卡波克洛人帕杰乌、